

音乐会小曲

陶晶孙著

现代文学名著
原版珍藏



上海书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創造社叢書

第四種

藏書

音樂會小曲

陶晶孫著

上海

創造社出版部

192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音乐会小曲 / 陶晶孙著. —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5. 1

(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)

ISBN 978-7-5458-0996-1

I. ①音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现代 IV. ①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307309 号

音乐会小曲

陶晶孙 / 著

责任编辑 / 邓小娇

技术编辑 / 丁 多 装帧设计 / 卞书径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/ 200001

www.ewen.co www.shsd.com.cn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 / 32 印张 6.625 字数 160,000

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0996-1 / I.278

定价: 16.00 元

音樂會小曲

1927, 9, 5, 付排

1927, 10, 5, 初版

1——3000册

版 權 所 有

每册實價大淨六角

目 錄

音樂會小曲	1
兩情景	21
黑衣人	27
木 犀	44
剪春羅	60
洋娃娃	70
水 葬	80
尼 庵	92
理學生	110
特選留學生	115
哈達門的咖啡店	123
愛妻的發生	129
短篇三章	134
Cafe pipeau 的廣告	150
暑 假	154
獨 步	167
溫 泉	171
女 朋 友	177
兩 姑 娘	182
書 後	197

音樂會小曲

I 春

他寬敞地對比牙琴坐下，獨奏家坐在舞台中央，會場的視線都集向獨奏家。

——伴奏暫在休止符裏，他放雙手在膝上，落視線在鍵盤上——這時候，台下的會衆要映進他的眼睛裏。

Cello 的Cadenza 好像小流瀑的搖飛——他的視界之中，比牙琴，獨奏家以外，還看得着注意凝息於音樂的人們。

忽然他的眼睛視映着一個有記憶的像貌，他的心中動搖了：

“莫非要是她？”——

他跟任獨奏家後面，走出舞台之時，還對她一

瞥，不錯的，是她！不——不過也不應該是她的！

爲Encore 又上壇的時候，他又給對這位姑娘一瞥，——白毛的帽，大的春外套。

Encore 完了，拍手響了。人們都站立起來。

他匆忙套他的大衣於夜服上，戴他的黑的舊帽，他從他的衣袋裏摸出一張今天的音樂單，他動筆寫上去：

“我是你曉得的人，此刻我看錯了當你爲我從前的女朋友——你或者要是真的我從前的女朋友——無論怎樣，你和我從前的朋友是很相似的這話，此刻對你應該沒有什麼關係，不過你和我的從前的女朋友相似的事實倒也是真的，所以我想要和你談一次話。我此刻把這話來作要和你談話的理由，是太失禮了。不過，今天你有好意來聽我們的音樂，也可以算你能够和我談話一刻的理由。

他腰了紙片，走出門口，走出門口的人們已經不能看破他是今天的伴奏家了。他走出場外，男女們三五作羣向街走，他速步走一段後，在薄暗之中，就覓着她。

不過他不能近她了，他心中感得有一種感觸，他沒有把紙片給她的勇氣了。

所以他慢步跟在她的後面。她是同一位年長姑娘同走的，她們倒是給了後面憂鬱的他許多活潑的笑聲。

她們走進Café chat noire了。她也跟進去。

這小都第一的咖啡店，倒有許多文士客，他本願要坐在她們的旁邊的，但却坐在一張不被她們發見的她們背後的桌子上。

他噙着吸Orange 水的細管，'Cello的旋律在耳鼓裏反響，美麗的Cadenza 流過去，她的輪畫映在眼底，他的回想跳在心臟上。

✧ ✧ ✧ ✧

“你問我的女朋友麼？是的，她同你真沒有一點不像之處。啊，那個黑子她也有的！已經三年沒有會她了。你問三年前麼？三年前是在東京，東京是我的新故鄉，我是在東京生長的，還是我在家鄉時候，因為我的家太大，母親的心太小了，所以不放我出過門檻。到了東京，又是街市太密，人家太

小，所以沒有見過樹木原野，你曉得我初到的原野是那兒呢？她初同我去的是東京西郊的原野，有一天她在我家玩，她將要回去的時候，她對那跟着他的僕人說：‘Kioya，你今天能够同我們再去麼？’於是這女僕人就到我們兩方的家庭去辦好交涉，同我們到郊外，這時候我是十三歲。自來水路的土堤上生着蒲公英，蒼空上告天子在落下來，她的穿白襪的足伸在青草裏，她的手弄我的外衣角。

‘你如能够同我在一個學校，是更好的呢。’

‘我是中學，你不要忘記。’

‘唔！’

‘那麼，你要到遠處去的？’

‘現在那裏能够說定。’

‘你這話真冷酷……’

我們講過這樣的話。

你問以後的她麼？後來我們也搬家，她們也搬家，她進了女中學後，她失去她的父親，從此以後，她的性格也變為極冷靜的人了。那時候我早晨總要多轉一段路，在路上碰到她在上學去，她同我在

俄國公使館後門的馬房前碰頭的時候，我們便招呼，講幾句話，以外也沒有什麼交際了。

有一天，她的明信片說：‘明朝做我們的最後的會面，我要往別處去了，會面時請來。’

我總不能解她的‘會面時請來’——翌朝我仍走到平常必經的路上，看見她來了，我纔了解她的話了。我跟她去，走到河岸電車的停車場，她買票子，是兩張，電車裏我同她坐在一並排，電車的動搖跳起Cushion的時候，她問我：

‘我問你Baby是叫什麼？’

‘叫小孩。’

‘唉，那麼‘我的小孩’，我昨天請母親要許你常常到我家來玩，我們是幼稚園以來的老朋友。’

我看她的瞳孔裏映着我。

‘不過，我的小孩，媽說不是有婚約的人不可以常常往來的。’

我說：

‘我是支那人，你又是——’

‘我也曉得，但這有什麼妨碍，若有碍，我們

早已不能天天見面了。我們不妨就說是有婚約了，去報告媽，好常常來往。不過，明天我們要搬到海岸去住，我倒要天天乘火車來東京，那鎌倉海岸，夏天太雜沓了，春天的風光很好，我要請你每星期六到我們家裏來，等到星期日你下午可以回去。

我們什麼都不講了。‘武藏野’的土堤上開着許多蒲公英，堤下自來水道水涓涓地流着。她的頭髮在耳朵旁邊拂動，紅色的帽子和紅褐色的春外套，窄小的腳上穿着黑的皮鞋，她在看水，我坐在草裏接吻在她穿着黑皮鞋的腳上，她那時候的臉子——就是和你沒有一些相差的。

啊，你問現在的她麼？是的，後來兩月後是暑假，她還在海岸，我却在日光。

東京有了大地震——那天，她是往東京去的，我即刻也跑回東京，但是，我終於不知道她的生死了。”



他在凝視着她這樣獨語，他太被回顧所苦了，他也曉得一個女朋友的死，總不過是一個運命之

戲，雖然 雖然，——

他被憂鬱牽下去，眼前的她，過去的她都忘去了。

他不意之間立起來，他沿着市中的河谷傍高岸緩緩地走。

那張不能給他的紙片，仍留在他的衣袋裏。

於是他的舊女朋友又回到他的胸中了。

II 秋

他接到一封信：

“明天 G 氏的音樂會請你去，這裏封一張門票。你必定要問給你這票的人，這是認識你的人給你的，所以請勿見怪。”

他曉得今天音樂會是有個女學校的同學會叫白菊會的主催，他在這會裏沒有一個人認識。就算是這會裏的人寄他，但是他們的目的在開會募捐，當然沒有送門票給他的道理。他又想到他的管弦樂的人們，他仍不能證明有人送票子給他的道理。

到了晚上，他就到音樂會去。

他苦心地找到‘G 3 8’的坐席了，那時候因為還是很早，場內還很空。他嵌帽子於席下。瘦軀上穿日本大衣的他坐下的時候，柔軟的 Cushion 像被一位肥胖女士坐下一樣的彈動。

他舉首看舞台上，中央是一座 Pleyel 的大比牙琴，左右有兩盆棕欏竹，薄暗的電燈。他全身覺到今天的電車的上上下下，和銀座咖啡店和街上來往時的疲勞一時襲來，他半醒半睡的坐着。

覺得有許多人們進來。

“啊啦！是H先生麼？”

是音樂家A女士。

“呀！久違了！喉病已經好了沒有？”

A女士作嬌態說：

“已經好了，謝謝！”

“今天是你一個人麼？”

“不，同我的姪女同來的，因她的席號不同…”

她看他的門票。

“啊啦！我的坐席正是你的一並排。”

“啊，那麼，我可以同你的姪女士譚的。”

“請不必！我半途要回去的。”

兩人坐下而小聲談話：

“我馬上要來問你了，今天送門票給我的莫非是你？”

“不——不，我沒有。”

“是真的麼？”

“沒有送，爲什麼呢？”

“啊，沒有什麼，昨天有人送今天的門票子給我，大概他忘記了，他沒有署名，…”

“呀，我看你女朋友太多了。”

“可是是男子的筆蹟。”

“不過，仍是不可放心的，啊啦，我太多說話了，我們是三年的久違了，又是不期而會的坐在一並排。”

“做了女士的芳隣是很光榮的，也是 Probability 的把戲罷了。”

“不過我同你朋友的事實是沒有變的。”

“三年間沒有通過信還是好朋友麼？”

“唉，你太嚴重了，我也是因為喉病，你也不寫信給我呀！”

“寫信給 Lady，不得回信的時候，還要連寄信去，是有關我的體面的。”

“呀！你同三年前大大的變了，三年前是——”
遠處鈴響，人們坐席位的聲音濃厚了起來。

“三年前呢？”

“海水浴時候，我向你撥水，你還要害羞……”

兩人的談話被拍手聲截斷。

G 氏走上舞台，彈着 Debussy。

許多洋琴曲彈出來了，他已經被 A 女士的香水的濃味興奮了起來，她的嘴靠近他的耳邊說：

“我平常總不能聽太多的曲子，今天我仍要照我的習慣，半途要回去的。譬如管弦樂，我在後庭坐在草地上遠遠聽着的時候，要比在會堂裏聽得更有趣。”

G 氏又彈起了。

✧ ✧ ✧ ✧

在二層階上靠着欄杆旁邊，有一個用手抱着

Muff 的婦人在出神地望着階下。她的眼光正看得見他同A 女士在談話的情形。

Muff 夫人的旁邊有她的丈夫坐着——送票給他的倒是這位Muff夫人。

Muff夫人從上面看下面。

“那位女士是他的夫人麼？可是票是我寄給他的，他怎的這樣湊巧，會弄到那接連的號碼！”

夫人注意着她旁邊的丈夫，所以倚頭在她的丈夫的肩上，斜眼看着下面。

“我寄去的票子反弄到他們一同坐，真可算倒了運了。我真是——我要對A 去說：‘H是我從前的情人！’唉，這真倒運！”

Muff 夫人強作鎮定狀。

“呀！”

她看見A 女士把嘴放在H 的耳邊時，不意之中發起聲音起了。

Muff 夫人的丈夫也向下面看了。

“是H，你看！”

Muff 夫人忽然現出極輝亮的嬌態對她的丈